

论俄罗斯民族文化的多元结构 对民族性格的影响

杨 雷

(延边大学 外国语学院, 吉林 延吉 133002)

摘 要:俄罗斯民族的民族性格非常复杂, 其中充满着“混乱”与“矛盾”, 除了心理-生理遗传基因、自然地理条件、宗教、思想根源等各种因素影响, 俄罗斯民族在发展的过程中由于急剧扩张等其他众多原因导致俄罗斯民族文化呈现出了多元化的特征和结构, 这对俄罗斯民族性格具有很大的影响, 而其民族哲学和精神基础的缺乏使俄罗斯民族性格出现了“二律背反”现象。

关键词:民族性格; 民族文化; 多元化; 民族心理

中图分类号: G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007(2008)01-0056-04

民族是由特定的人群所形成的群体, 是历史的、社会的产物, 有自己的产生、发展、消亡的历史过程。民族的形成是需要经过不断的发展和完善以及对其成员进行筛选、改造、同化而最终形成相对稳定的群体, 所以民族的发展具有历史性、阶段性和渐进性。而民族性格是属于同一民族的个体成员在其发展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具有共同性的心理特性、性格特点、价值取向、举止行为表现以及对事物或问题的看法和态度等各个方面的具有代表性的特征的总和。因此民族性格比一般社会性格积淀得更深, 是一个民族的深层意识。它既不等于组成该民族个体的人的思想, 亦非一朝一夕形成的, 而是在该民族历史、文化、地域特征、宗教、哲学、价值观等各个方面的综合影响、作用下最终形成的基本一致的全民族性的心理, 是一个民族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历史积淀与升华的产物。民族性格在跨文化交际中有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 在判断和解决各种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起到了一个“方向盘”的作用, 是一个民族心理的共性特点。

在俄罗斯研究中有关俄罗斯民族性格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课题之一。因为俄罗斯民族的性

格非常复杂, 很难对这个性格进行规范或者用一般的方法去理解。虽然国内外有关研究很多, 见解和评价差别也很大, 但无论是俄罗斯人还是外国人都有一个一致的意见, 即俄罗斯民族性格是个谜, 其中充满着“混乱”与“矛盾”。西方人喜欢引用丘吉尔的话: “要解开这个谜实在是太费脑筋”。

俄国本国研究历史、文化、社会、心理的学者们对俄罗斯民族性格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和研究, 力图发现俄罗斯民族性格中最重要的和最本质的特征。有的学者认为: “俄罗斯民族性格中最根本的特征在于非理性主义、极端主义和情绪化。例如非理性主义导致了俄罗斯人行为的不可预测性; 极端主义使俄罗斯人不善于中庸之道和妥协, 他们希望追求绝对真理; 情绪化把俄罗斯人引向宿命论、神秘主义和乌托邦, 说话办事受情绪左右而不权衡利弊; 情绪化伴随着多愁善感, 表现为善良、富有同情心、酷爱艺术和一切美的事物, 而这一切又成为了产生文学艺术的温床”^[1]。著名的俄罗斯哲学家别尔嘉耶夫(Н·А·Бердяев)指出: 在俄罗斯“命题会转变成反命题, 官僚主义的国家机构诞生于无政府主义, 奴

收稿日期: 2007-10-29

作者简介: 杨雷(1973-), 男, 吉林集安人, 延边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中俄比较文学、文化学。

性诞生于自由,极端的民族主义出自超民族主义^[2]。总而言之,俄罗斯民族性格确实非常特殊,难以琢磨,究竟什么是典型的俄罗斯性格迄今尚无定论,如果将“混乱”或者“二律背反”确定为民族性格显然是不负责任的做法,但是以上所列举的性格特征确实是显而易见。

俄罗斯民族性格非常复杂,除了从心理-生理遗传基因方面,还有很多研究者从俄罗斯的自然地理条件、宗教信仰、异族统治等各种角度进行了论述。这些论述都可以从某些方面说明俄罗斯的民族性格的特征和形成原因。我们认为:俄罗斯民族文化的多元化结构因素对俄罗斯民族性格具有很大的影响,正是由于民族文化、民族心理等各方面多元化结构、民族哲学和精神基础的缺乏使俄罗斯民族性格出现上文所述的“二律背反”现象,就是说:俄罗斯民族性格由于民族文化的类型的丰富而具有多元化特征,这个民族到目前为止尚不具备有稳固的、统一的民族性格,俄罗斯民族性格尚在形成的过程之中。

谈到了民族性格就一定会涉及到民族的文化基础,众所周知,一个民族的文化基础塑造着一个民族的精神、品格、价值取向、思维方式以及种种行为方式、风俗习惯等,因为它们是一个民族生存发展不可缺少的因素。认知人类学的理论认为“每个民族都有独特的观察和组织物质现象(事物、事件、行为、情感体系)的方法,而每个社会成员的头脑中都有一张本族的“文化地图”;越熟悉这张地图的成员,在社会处得越好^[3]。这张本族的“文化地图”即统一的民族文化和民族思维,它是在长期的日积月累和潜移默化中逐渐形成的,文化既不能靠武力去完成大一统,也不可能依靠行政命令去按章执行,它需要时间和作为民族成员的个体的普遍认同。

俄罗斯学者克雷西科(В. Г. Крысько)认为:作为民族形成的共同体(нация)的俄罗斯民族共同体(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形成于17世纪初期。自沙俄形成以来就不断地进行着战争和侵略扩张。列宁曾经指出:“俄国专制制度的全部历史是一部掠夺各地方、各省区、各民族的土地的历史^[4]。美国学者瑞格格里·格林森(Gergory Gleason)也认为:“沙俄帝国是经过长期扩张和殖民化而形成的”。现代俄罗斯起源于以莫斯科为中心的莫斯科公国。15世纪中期莫斯科公国的领土面积仅

为43万平方公里,到了16世纪30年代就已经扩大到了280万平方公里,1682-1725年彼得一世在位期间领土面积达到1515.5万平方公里,1921年苏联成立时期领土面积更是突破了2200万平方公里,成为了地跨欧亚的世界最大国家。“俄国的领土扩张速度惊人,在150年内平均每年增添相当于一个荷兰的疆土”。在不断的征服过程中,俄国统治者在得到了大片的领土的同时也得到了生活在这些土地上的居民和他们的文化与信仰,因此也在不断地拓宽本民族的文化范畴而使自己的民族性格呈现多元化的特征,将欧亚众多的类型的文化和自己认为是新鲜的事物在没有很好地选择的情况下兼容并蓄。正如俄罗斯唯心主义哲学家、人格主义的代表人物尼·奥·罗斯基(Н. О. Лоцкий)所总结的那样:“俄罗斯有能力兼容任何民族类型的一切长处^[5]。俄罗斯统治者对于文化的态度是“兼容”,那么兼容了众多文化的俄罗斯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多元化的综合体,^[6]是一个“大杂烩”。虽然在兼容的过程中俄罗斯民族不断进行着民族思想文化的统一,在消化和吸收,但是文化的发展和成熟是需要有着非常深厚的思想与哲学作为基础的,是需要时间的,就如同营养是要慢慢吸收一样。现代俄国的高加索山民在被征服的时间里一直保持着自己的文化传统和思想意识;而西伯利亚的居民则倾向于东方文化,俄罗斯至今依然有大小160多个民族。虽然今天俄罗斯族在所有的民族中占绝大多数,但是已经很少或不可能找到一个“纯粹”的俄罗斯族人,每个人的血管里流着的是几个甚至是几十个民族的血液。所以广义上的俄罗斯民族是一个由多民族通婚所构成的混杂物,是一个在不断的征服与被征服的过程中正在逐渐融合的民族。俄国在不断的征讨过程中快速地融入了非常多的民族和文化,导致其整个的民族思想体系的混乱与矛盾。

俄罗斯民族在民族形成的初始阶段并没有自己本民族的思想哲学基础,因此缺少消化和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的强有力的胃液,在漫长的时间里一直是由外来的宗教(东正教)思想替代了民族思维哲学。东正教现在被很多人认为是俄罗斯民族的精神基础。东正教自公元988或989年基辅弗拉季米尔大公进行的罗斯受洗开始在俄罗斯的大地上占有统治地位,而在这个时间之前俄

罗斯的广大人民信仰的是多神教,东正教没有经历象佛教植入中国那样的移植——渗透——同化的过程,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从一开始就是被强迫接受的——弗拉基米尔大公是依靠军事和政权的暴力来推行宗教改革的——“普佳塔是用剑给诺夫哥罗德受洗的,多布雷尼亚则是用火”^[7],在广大的城市和农村中比较盛行的是双重信仰——基督教化的多神教,多神教的残余甚至一直保留到了19世纪。沙皇时代教会和宗教受到蒙古鞑靼统治思想的影响而变成了统治阶级的工具,因此在历史上俄罗斯的一般老百姓对教会没有多少好感,因为在沙皇的统治下,“教会已经成为专制制度的‘御用衙门’,是统治者主宰人们精神世界的工具”^[8]。而俄罗斯的东正教在任何时期也没有一统天下,我们只需要浏览一下尼·米·尼科利斯基(Н·М·Никольский)的《俄国教会史》的目录就可以发现,俄国教会的历史同俄罗斯的性格一样是一部斗争的历史,一部教派分化的历史,例如目录中有:罗斯受洗和双重信仰;地方的崇拜对象;城市的异端;崇拜对象和教会管理的集中;尼康改革和分裂派运动的开始;官方的改革和教会反对派的被粉碎;波雅尔贵族的反抗和城镇工商民的分裂活动;农民的末世论宗教改革运动;原始宗教形式的复活与自焚;顿河流域旧信仰派;教堂派的社会组织;反教堂的社会组织;菲利波夫派和云游派;18世纪上半期的鞭身派;阉割派的开端和鞭身派的命运;反仪式派和莫罗堪派;工业资本基础上的旧礼仪派和阉割派;教堂派教阶的确立;北方沿海派和费多耶夫派;旧教派的命运;称为史达敦派的各个教派;1890—20世纪初的教派分化活动等^[7]。在苏联成立之后对东正教采取了诋毁政策,而在苏联解体后到21世纪的今天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发展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在妄图希望通过宗教的政策还想还原沙俄时期的“东正教、专制制度和人民性”的传统原则无疑已经过时。我们详细描述以上内容并不想否认东正教在俄国人民群众和国家生活中所起到的作用和价值,也不想将任何一个事物看成是一成不变的过程,因为作为国家宗教的东正教在俄罗斯历史中确实起到了它的精神统治作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个教派本身就在历史的进程中充满了斗争和分化,至少从历史上看是极不稳定的。

俄国在历史上缺少独有的民族哲学,俄罗斯的思想哲学是在十九世纪才开始逐渐兴起并发展的,它没有经历长时间的与民族文化的磨合过程,也没有欧洲中世纪的文艺复兴和大航海时代的过程,因此俄国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就缺少了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基础。著名的俄罗斯思想家索洛维约夫(В·С·Соловьёв)在《俄罗斯与欧洲》一书中所说:“…我们找不到独特的俄罗斯哲学的任何真正保障:在这方面所说的一切,仅限于一个空洞的奢望…我们在出色地理解和把握他人的哲学思想的时候,在这个领域没有创造出任何一件重要的作品,一方面只停留在片面的素描上,另一方面,以滑稽可笑的和粗鲁的方式重复着欧洲思想的某些极端性和片面性…俄罗斯思想哲学研究小组莫斯科西方派的主要代表斯坦凯维奇英年早逝没有留下任何著作,另一位杰出的思想家伊万·基列耶夫斯基在自己的哲学研究中得出了如下的结论:真正的智慧和真正的知识完全只在东正教的东方隐修作家那里”^[8]。莫斯科小组的另外一半成员,也就是西方派的代表人物别林斯基在几篇文章中表达了对黑格尔的热烈迷恋后又转向了法国社会主义(理论上的);赫尔岑从哲学唯心主义直接进入了社会主义,还有一个信奉黑格尔主义的巴枯宁则热衷于秘密策反和街头暴动。别林斯基之死,基列耶夫进入修道院,赫尔岑和巴枯宁旅居国外标志着俄罗斯哲学发展的第一阶段的结束。而在这个阶段,按照索洛维约夫的说法是:这些文章一部分是接受西方哲学家的思辨灵感所激发的,另一部分是反对这些思辨的,但没有任何独特的哲学世界观的积极内容。他还指出:“俄罗斯社会由于其历史教养的条件而有很多缺点,但他有一个品质是不可否认的:理智的变动不定。如果我们愿意承认任何思想和偶像对我们的专制,那么我们至少在迅速的改变着崇拜偶像”^[9]。民族哲学指导思想的缺乏导致该民族的文化和民族性格依然处于一种磨合消化阶段。民族思想文化基础的不稳固导致了民族性格的矛盾性。

综观学者们总结的俄罗斯民族的典型民族性格特征,无论是极端主义、情绪化、神秘主义、宿命论、黑葡萄酒元素、乌托邦、侵略性等等都显示出了该民族性格的矛盾性。建立在民族文化基础上的民族性格的形成与发展直至稳定是一个

渐进的发展过程,其间需要进行不断的整合、完善和调整达到相对的稳定。再加上俄罗斯民族在发展的过程中由于急剧扩张等其他众多原因导致加入该民族的人数和民族居住地域不断扩大,各种文化类型的影响使俄罗斯民族文化呈现出了多元化结构,这对俄罗斯民族性格具有很大的影响,而民族哲学和精神基础的缺乏使俄罗斯民族性格出现上文所述的“二律背反”现象。就是说:俄罗斯民族性格由于民族文化的丰富而具有多元化特征,这个民族到目前为止尚不具备有稳固的、统一的民族性格,俄罗斯民族性格尚在形成的过程之中。

参考文献:

[1] 刘玲.俄罗斯——民族性格与文化特征[J].天府新论. 2002(6), P93—94.
[2] 汪建钊.别尔嘉耶夫集- 20 世纪外国文化名人

书库[M].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9, P5.
[3] 宋蜀华,白振声.民族学理论与方法[M].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84, P73.
[4] 列宁.列宁选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5, P217.
[5] 郑芷莲,于长春.俄罗斯民族文化特征[J].西伯利亚研究. 2004(1), P62.
[6] 林立娟.俄罗斯饮食文化[J].东疆学刊, 2005 (1).
[7][俄]尼·米·尼科利斯基.俄国教会史[M].商务印书馆, 2000, P1—3.
[8][俄]B·波里先科.俄罗斯文化国情辞[M].北京: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5, P63.
[9][俄]索洛维约夫.俄罗斯与欧洲[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4, p131—133.

[责任编辑 张克军]

The Pluralistic Structure of Russian Culture: Its Influence on the National Character of the People

Yang Lei

(Russian Department,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Yanbian University, Yanji, Jilin Province 133002, China)

Abstract: The Russian are a people of complicated character which is filled with “disorder” and “contradiction”. Apart from the factors in psychology, physiology, genetics, geography, religion and ideology, the Russian nation shows its pluralistic character and structure in its development due to its rapid expansion. All these factors produce a profound effect on the national character of the Russian, while the lack of national philosophy and spiritual foundation makes the “antinomies” phenomenon emerge in Russia’s national character.

Key words: national character, national culture, pluralism, ethical psychology